



张淑锵 著

# 启真惟水

## 浙江大学游览笔记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己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其有闻。

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金之在熔。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求是 创新

百年名校  
游览笔记

锦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百年名校  
游览笔记

# 启真惟水

浙江大学游览笔记

张淑锵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启真惟水·浙江大学游览笔记 / 张淑锵著. — 武汉 :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6. 6

(百年名校游览笔记)

ISBN 978-7-5394-8561-4

I. ①启… II. ①张… III. ①浙江大学—概况 IV.

① G649. 285.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3084 号

出版发行：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电 话：027-87679520 87679525 87679529

传 真：027-87679529

邮 编：430070

印 刷：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8.5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目 录

## 序 言 导 言

### 玉泉校区

- 009 | 求是创新
- 010 | 玉泉校区文保建筑群
- 011 | 求是书院界碑
- 013 | 求是之光
- 015 | 竺可桢像
- 018 | 图书馆
- 020 | 刘丹像
- 023 | 费巩亭
- 025 | 西迁之路石雕
- 028 | 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
- 030 | 邵逸夫科学馆

### 西溪校区

- 036 | 求是育英
- 037 | 西溪校区文保建筑群
- 038 | 东二教学楼
- 041 | 行政楼
- 043 | 古籍阅览室
- 045 | 西溪美术馆
- 047 | 建功园
- 049 | 文物室
- 051 | 世纪之光

### 华家池校区

- 056 | 求是奋进
- 057 | 华家池校区文保建筑群
- 059 | 植物园
- 061 | 华家池
- 065 | 嫫祖像

- 066 | 核农所
- 069 | 土壤标本馆
- 071 | 民主馆
- 073 | 于子三像
- 075 | 小二楼群

## 之江校区

- 080 | 之江校区文保建筑群
- 082 | 慎思堂
- 083 | 红房群楼
- 085 | 白房
- 088 | 钟楼
- 090 | 求是堂
- 091 | 天文台
- 092 | 情人桥

## 紫金港校区

- 098 | 求是鹰城雕
- 100 | 求是二问石
- 101 | 浙江大学校史馆
- 103 | 求是鼎
- 104 | 院士长廊
- 106 | 浙大文库
- 108 | 竺可桢学院
- 110 | 图书馆
- 112 | 名人雕塑群
- 116 | 学科博物馆群
- 118 | 肃穆碑林
- 121 | 长青树林
- 123 | 启真湖

## 后 记

# 序言

浙江大学校园之美已广为人传。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留校工作不久，那时老浙大，包括现在浙江大学的玉泉校区和之江校区，就和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倚山傍海的厦门大学等齐名，被称为中国环境最美的大学。

日前和淑锵去学校刚建成的舟山校区海洋学院，他告诉我他刚完成一本书《浙江大学游览笔记》。尽管我知道淑锵勤奋，写作出手也快，但还是有些吃惊。这是因为这大半年，他一直在忙于学校新校史馆的建设，从草拟方案、反复送审修改、陈展设计等，一直到监督施工，忙得脚不着地，甚至时时焦头烂额，他哪儿来的时间和精力写书的？我真是佩服他的刻苦。

浙江大学已经有将近 120 年的历史，是中国自办最早的现代高等学校之一。学校位于杭州，身处中国最美的城市，自然会汲取其天宝物华，由此，浙大恐怕是不美也难。然而，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名校，她的美更应当是内在的，是那些建筑、那些山水树木所蕴含、负载的历史积淀和厚重的文化传承。淑锵有较长时间从事浙江大学校史的研究和组织工作，现在担任浙江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由他来撰写关于浙江大学的名校游记，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其实，淑锵的这本书，与其说是游记，还不如说是浙江大学的另类史话更为合适。它是一册剪碎了的、经过选择的、更为故事化的浙江大学历史。游弋于各个景点之间，就是不断出入浙江大学的历史，在创办求是书院、历经西迁崛起、学校的分分合合一系列重大事件和人物故事中欣赏和品味一座名校的风采，也大致可以窥见中国高等教育的脉络。当然，这毕竟不是一本史书，其写作不以时间为主线，也没有严格的体例。正因为此，也就更为生动，更为有趣可读，更适合不以研究为目的的普通读者。

浙江大学在杭州有五个校区，其名分别为玉泉、西溪、华家池、之江和紫金港，都与水有关。还有一个校区，湖滨校区，四校合并之前浙江医科大学所在地，后来因学校发展需要置换出去了。这本书中湖滨校区的景点就没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近年，学校又在杭州市以外建设了两个校区，舟山校区和海宁校区，分别为海洋学院和国际教育学院的办学地点。如此多的校区，总面积不下万亩，这在全国高校中恐怕也屈指可数。而校园中可以说一说的景点，也比比皆是。淑锵跑遍分布于杭城西东南北中的五大校区，踏勘现场，精心挑选，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又对历史资料反复甄别，然后付诸笔端，终成此书，可谓精心打磨之作。

记得我在老浙大，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读书时，住在第八学生宿舍。我基本上都在宿舍自修，新春时节，打开窗就能看见老和山的茶园，细雨之中采茶女的花袄在一脉苍翠中时隐时现。那时候看着看着就忘了读书作业，已不知此身还在校园中了。老和山紧邻校园，学校有几幢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就建在山坡上。而课余登山，在山顶眺望西湖，饱览杭城景致，已成



为浙大学生独享的一份乐趣。老和山的整座山并不在学校界内，但师生早就视其为浙大的一部分，这样的景点是否可以酌情入选呢？

我和淑锵交往多年，在我印象中，这是他第一次单独出书。他专职从事校史工作已有六、七年，最近也常常感慨深陷事务，总见不着成果。我想，这本书的出版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起点，淑锵还年轻，凭他对浙大的热爱，凭他的才华与钻研，未来必将硕果累累。

李曙白

李曙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民刊《诗建设》杂志社社长、“诗选”栏目主持人。在《诗刊》等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数百首（篇）。浙江大学资深校史研究员。

# 导言

## 一所名校的成长简史

杭州是美丽南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古时曾称“临安”“钱塘”“武林”等。在这里，良渚文化得以发祥，京杭运河胜利收官。她是五代时期吴越国的都城，更是南宋帝国的都城，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她所拥有的西湖等久负盛名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使古时今朝多少文人骚客为之梦萦、为之兴叹。故而宋以后的杭州素有“人间天堂”之称，与江苏名城苏州共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美誉。

“人间天堂”——闻其名都会感到如同翰墨之香飘逸于鼻，渗心脾，令人动心，为之动容。世人对于杭州的赞美之词更是数不胜数，而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牵挂最是令人难忘。有词云：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是啊，何日更重游？如果今天，白居易故地重游，也许除了寺、桂、亭、潮，他一定还会感叹于一所规模巨大的现代大学，那就是浙江大学。

说到浙江大学，就不得不说他的悠久历史、崇高声誉及其肩负使命。早在19世纪末维新图强的晚清时期，也就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不久的1897年，时任浙江巡抚的进士廖寿丰与时任杭州知府的进士林启商定创办了以“育才、图治”为办学宗旨的新式学堂——求是书院。1897年5月21日，求是书院在杭州蒲场巷（现称大学路）正式开学。因为办学旨意恢宏，使命重大，作为巡抚的廖寿丰也许对于别人来办这所学校存有疑虑，于是直接委派林启为总办（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显然对这所学校寄予厚望。

▼ 紫金港校区大观（摄影 马绍利）



之所以说这是一所新式学堂，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这所学校不以功名为鹄的。与传统书院相比，求是书院引入较多西学课程，比如算学、化学、物理、音乐、体操等课程。这些课程对于学子在“科举制度”考取功名的路径来讲是完全多余的，因为科举不需要考核这些知识与素质。修习这些新式课程对于当时的凡夫俗子来讲，完全就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然而，恰恰是这些课程代表了时代的进步，是文明的脉搏，是国人兴学图强的一条重要阶梯。

求是书院的莘莘学子们“正其谊，不谋其利”，脚踏实地，肩负使命，就这样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平衡点和突破口，开辟了一条富有特色的救国新路径，同时也标志着近代浙江高等教育之起源。

求是书院创办以后，曾设内院和外院。内院学生称内院生，外院学生有经生和蒙生。随着清末政改波动，求是书院几经更名。1902年，求是书院改称“浙江大学堂”。1904年改名“浙江高等学堂”，设预科、正科，正科分文、理两类，另设师范科与师范传习所，招收名额逐渐扩大，至1907年有教职员29人，学生319人。1908年，浙江高等学堂正科开始招生。

辛亥革命后，浙江高等学堂改称“浙江高等学校”。1927年5月，浙江省务委员会会议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案，以浙江高等学堂、陆军小学堂、罗苑及文澜阁为研究院院舍。后筹备委员会因研究院规模大、需费多，又议决暂缓设立，先筹办大学。同年7月，这所经过细致筹备的大学终于掀开了面纱，在杭州蒲场巷浙江高等学堂旧址宣告正式成立，原浙江高等学堂学生、曾任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秘书的著名教育家蒋梦麟担任校长。同年8月，第三中山大学冠名“国立”，称“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并改组设在杭州的原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为工学院，原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劳农学院（1929年改称“农学院”）。

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成立，是国民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建。当时全国仅设四所中山大学，可见其地位之显著。1928年4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又改名浙江大学；同年7月，接大学院令，浙江大学冠名“国立”二字，称“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4月，著名教育家、科学家竺可桢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从此，浙江大学迎来了办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并以“东方剑桥”之名，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一串永不泯灭的烙印。

回望浙江大学的“东方剑桥”史，我们会被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经历的那段波澜壮阔而又艰苦卓绝的历史征程而深深震撼。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燃烧岁月，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彻底引爆了中日之间民族大战。面对日军疯狂进军，浙江大学这支“文军”被迫西迁办学。从1937年9月至1946年6月，浙江大学从杭州启程，先后迁到浙江於潜西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最后迁至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坚持办学。期间，还于1939年设浙东分校于龙泉（后改名龙泉分校）在西迁途中，浙大师生历尽艰辛，但是弦歌不辍，大师云集，英才辈出，奇迹般在困境中崛起，被1944年访问浙江大学的著名科技史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赞誉为“东方剑桥”，而当时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著名高校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则被誉为“东方牛津”。

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于1946年6月启程返回杭州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七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1949年5月，杭州解放，浙江大学开启

了科教事业的新篇章。随着军事接管的结束，学校成立了第一届校务委员会，并于8月份迎来了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出任新中国浙江大学的首任校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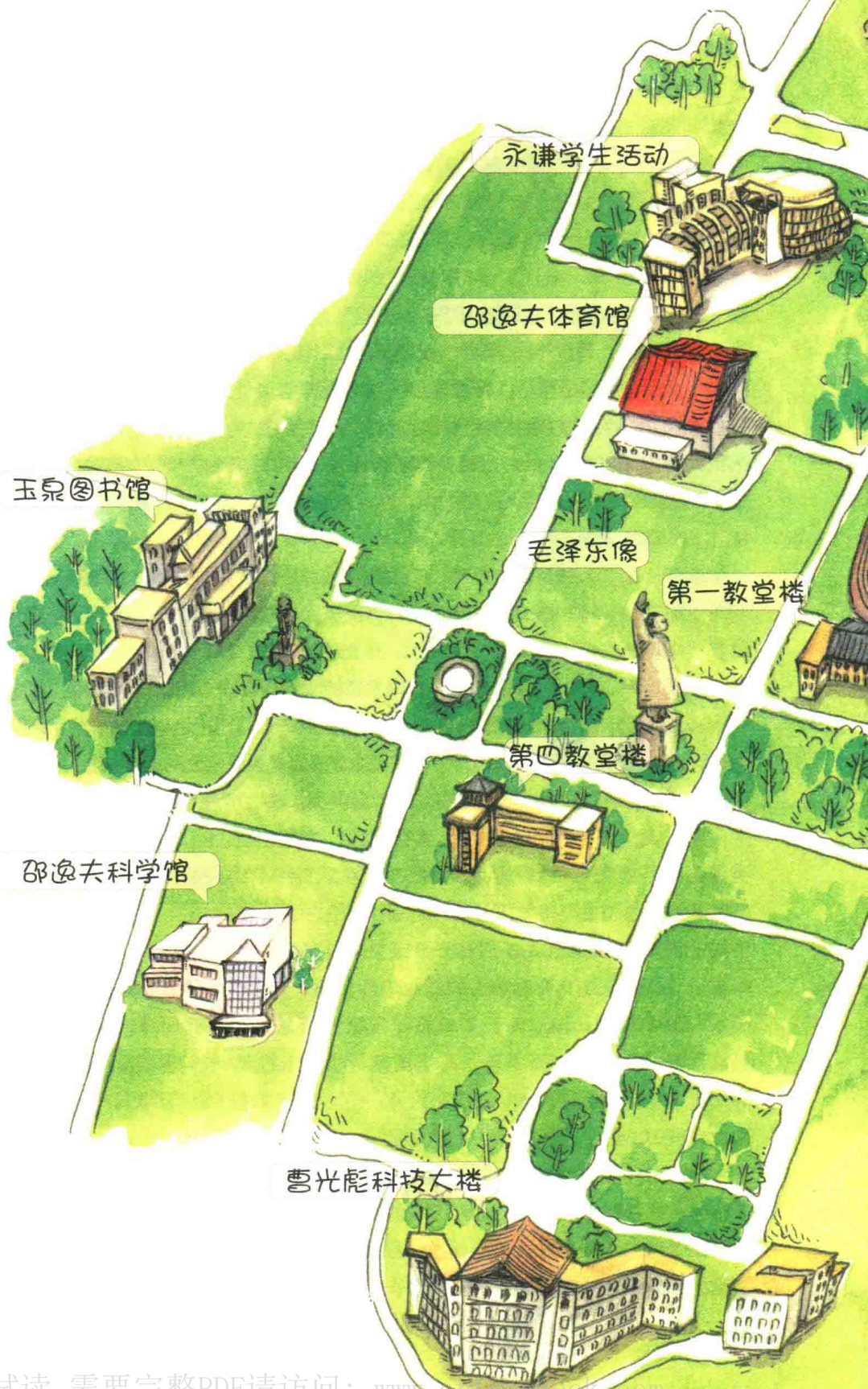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实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由于其极强的综合实力，成为支援全国高等教育战略调整的一支突出力量，大量的学科、师资被调往全国各地，并由一所包括文、理、工、农、法、医、师范共7个学院、30个学系的综合性大学调整成为一所仅拥有机械、电机、化工、土木4系和10个四年制本科专业、10个两年制专修科专业的工科大学。尽管如此，浙江大学在新的起点上，率先恢复理科，逐渐形成了理工结合的办学格局。1989年，浙江大学得到教育部的支持，实行“综合改革试点”，办学实力得到很大提升。1996年，顺利进入“211工程”重点建设行列。

与此同时，通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在浙江大学有关学院、学系的基础上，浙江省内陆续成立了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农学院、浙江医学院。之后，各校又经历发展，分别发展成为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在各自办学领域成为国内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高等学校。1998年，上述各校陆续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评审或重点建设项目论证。1998年，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同根同源的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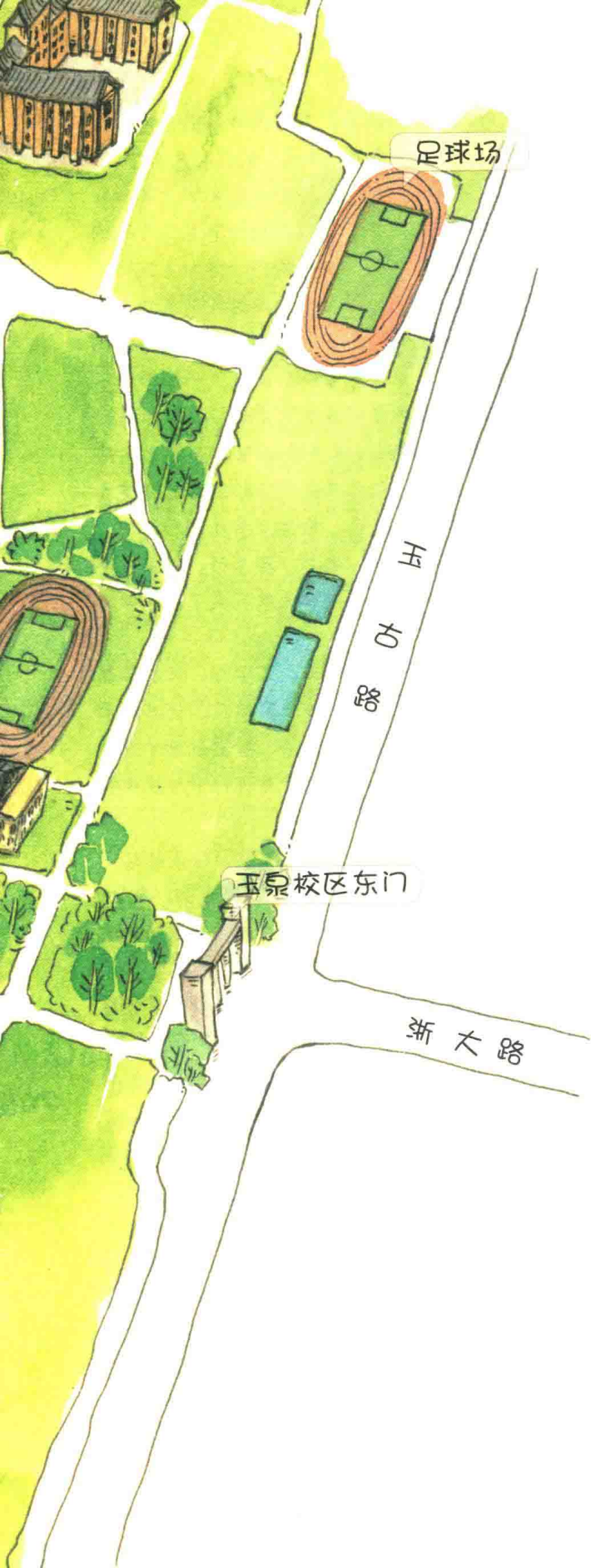
新浙江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由教育部和浙江省共建共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国家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目标的重大步骤。新的浙江大学是当时我国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有文、史、哲、经、管、教、理、工、农、法、医等11个门类学科，106个博士点、13个国家重点学科、1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全校有500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全日制在校生达3万多人，1万多名教职员工，其中有教授800多名。如此巨大的办学规模，无怪乎时人有“航空母舰”之称谓。显然，这也为浙江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奠定了强大的学科与人才基础。

浙江大学坚持“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的教育理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未来领导者。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人数47000人左右；在校留学生近6000人；专任教师约3500人；教师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30余人。拥有一级或二级国家重点学科30余个。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着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高水平创新源、人才泵和思想库，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专业实验室等国家级科学研究基地近60个，年度科研经费逾30亿元人民币。一批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据ESI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1月，全校共有18个学科进入世界学术机构前1%，居全国高校第二；7个学科进入世界前100位，4个学科进入世界前50位，居全国高校第一。

四校合并后，原四校分别以玉泉校区、西溪校区、华家池校区、湖滨校区命名，原浙江大学在钱塘江畔所设有的之江学院则更名为之江校区。如今，经历了近20年的岁月变迁，旧有大学虽然不复存在，但是新设校区并不能完全隔断历史的时空。下面，就让我们一道游览浙江大学这个多校区的现代巨型大学吧！



# 玉泉校区



玉泉校区是原浙江大学办学所在地，处于美丽西湖的西北角，背靠灵峰、老和山，面对乌石峰，紧邻杭州植物园，总占地面积1700多亩，因古时名泉“玉泉”近在咫尺而得名。

玉泉位于校区南门外、仙姑山之北的青芝坞，长约12米、宽9米，无泉眼，泉水自池底渗出。据传，古时曾有蛰伏于钱塘江口的一条正直勇敢而又本领高超的草龙，为救饱受苦难的黎民百姓，勇闯皇宫，结果遭受暗算，右眼受伤，只得返回杭州。得知青芝坞清涟寺里住着一位医术高明的老和尚，草龙便化身前往求救。谁知，老和尚识破草龙真身，竟设计陷害，要求草龙钻泉回报。草龙不知是计，依法钻泉，结果老和尚见泉水喷涌，就用寺内佛前的玲珑石覆盖泉眼。从此，草龙永不得脱身，而清涟寺却从此多了一眼千古不涸的清泉。如此悲壮的传说，令人嗟叹。但是，人间天堂多了一处世间美景，安知非福？

其实，玉泉与浙大本无关系。1953年之前的浙江大学校址并不在这里，而是大学路的求是书院旧址。但是，根据当时浙江省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在杭州城西偏北区域建立文教区的意见，浙江大学校址从大学路调整至文教区内。1953年，浙江大学在老和山下的广袤土地上开始建设新校园。1954年，第一批学生入驻新校园。之后，各系科、机关各单位陆续迁入。1957年，随着化工系的迁入，大学路校舍的调出，浙江大学完成了从大学路时代向老和山时代的变迁。

目前，玉泉校区内设有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研究生院、理学部、工学部、信息学部等，包括经济学院、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地球科学系、机械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能源工程学系、电气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系、航空航天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光电信息工程学系、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等17个院系。

玉泉校区内道路比较规整，形成了“三纵两横”的校园交通网。“三纵”即崇德路、体苑路和智泉路，均呈南北走向；“两横”即“求是路”“树人路”，均呈东西走向。其中，“求是路”又分为“求是南路”和“求是北路”。从这些道路的名字来看，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勾画出浙江大学的办学方针，那就是：办学目标是“树人”；标准是“德”“智”“体”协调发展；路径是“求是”。“三纵两横”的校园网络同时也使整个校园的校舍与景观得以错落有致地舒展开来，将整个校区纺织成一幅美丽的大学校园。



▲ 玉泉校区东门

刻写石坊上面，高悬于顶。你再迈开脚步，穿过石坊之下的宽大门洞，你就置身于这所享誉国际的著名高等学府的校园之中了。

现在，如果你从飘渺的西湖烟雨中走来，循着西湖北面的北山路右拐，进入大树遮荫、蜿蜒而前的曙光路，再走大约10分钟的时间，你就将站立在又一条大学路上，即浙大路。浙大路呈东西走向，站在路口，不用驻足极目张望，就能看到笔直道路的尽头，有一个巨型的石坊，这就是玉泉校区的正大门，又称东门。越过石坊之顶，还会看到一个红顶的高大建筑，以及这个建筑所背靠的连绵山脉。

当来到石坊跟前时，会看到“浙江大学”四字赫然

## 求是创新



求是创新浮雕



站在高大伟岸的浙江大学石坊之下，环顾两侧石墙，分别有“求是”“创新”四字浮雕镶嵌其上。“求是、创新”是原浙江大学校风的高度概括，其本源来自“求是”校训，如今则是浙江大学校训。这也是贯穿浙江大学百年历史的一条精神主线。

也许是受浙大前身求是书院之名的启发，1938年11月，西迁办学途中的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主持下，校务会议决定将“求是”作为浙江大学校训。之后，竺可桢又开展了一系列的宣讲活动，阐明“求是”校训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在竺可桢看来，“求是”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科学精神、牺牲精神、爱国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和 service 精神等。

竺可桢曾经就牺牲精神与求是精神之间的关系作专门的探讨。他说，“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要有“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能牺牲一己，以卫护大众与国家的利益”，“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竺可桢认为科学的目标是探求真理，其精神也是探求真理，真理所在，虽蹈危履险以赴之，亦所不释。这种科学精神也可以表述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他认为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科学才能够存在。而“到了国家民族危如累卵的时候，向来以蕲求真理为目的的科学家，亦不能不尽其所知，竭其所能，以保卫民族与国家。”同时，他又告诫大学生参加社会工作，“不当以钱为目的，要当以服务为主旨”。他说“如为社会服务，则事业的成功，即是个人的成功。”他要求大学毕业生参加社会工作，“处处应以国家社会为念”，“切不可斤斤计较于待遇之厚薄及物质享受之有无”，要“不求地位之高，不谋划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辽远和困苦，凡是吾人分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在竺可桢的竭力宣扬下，“求是”精神内化成为浙江大学师生求学成才、教书育人、科研创新的一条颠扑不破的信仰，“求是精神”也就在浙大渐成风气。

改革开放以后，创新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进步的不竭源泉。浙大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最关键点，进一步深化了对求是精神的理解。1979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后，第一次与浙大师生见面时，就向浙大师生员工提出，要继承和发扬“求是”精神，培养和鼓励“创新”精神。1988年，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主持的校务会议，赋予新时期浙江大学校风以“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新内涵，并以“求是、创新”概括之。2014年，教育部批复浙江大学报送的《浙江大学章程》，正式将“求是创新”确定为浙江大学校训。

## 玉泉校区文保建筑群

从浙大路进入校园，在中心大草坪的两侧就是求是路，右边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路称“求是北路”，而左边一条同样东西走向的大路则称“求是南路”。求是南、北二路夹着一片宽广的绿茵草场，在其两侧则是风格统一、造型别致、中苏结合的各大教学楼。这些教学大楼的年龄都已经超过了50岁，因此杭州市政府陆续发文公布为杭州市级历史建筑，属文物保护单位。

在求是北路北侧的文保建筑分别是第一教学楼—第三教学楼—第五教学楼—第十一教学楼；在求是南路南侧的文保建筑分别是第二教学楼—第四教学楼—第六教学楼。其中，第一教学楼建于1954年，建筑面积7167平方米，目前为机械工程学系所在；第二教学楼建于1954年，建筑面积7356平方米，是电气工程学院所在；第三教学楼建于1955年，建筑面积11759平方米，是电光信息工程学系所在；第四教学楼建于1956年，建筑面积9165平方米，是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系所在；第五教学楼建于1958年，建筑面积5478平方米，是航空航天学院所在；第六教学楼建于1959年，建筑面积5784平方米，是地理科学系、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所在；第十一教学楼建于1962年，建筑面积11596平方米，是理化测试平台、电镜中心、理学部、机械工程学系、研究生院等所在。此外，树人路上的学生宿舍三号楼和四号楼也是由杭州市政府公布的文保建筑单位。其中学生宿舍三号楼建于1954年，建筑面积3319平方米；学生宿舍四号楼建于1953年，建筑面积3319平方米。二者目前仍为学生宿舍。

玉泉校区的以上文保建筑中，1至6号教学楼为浙江大学最早的一批教学楼，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校园中颇有特色的一批建筑。这些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均采用传统式的宫殿大屋顶和西式房屋主体完美结合，厚墙重基，大气庄严，四角有江南民族形式的飞檐翘角，细部装饰多为传统中式。六栋建筑依山取势，由西向东，依次排列，大致呈南北对称布局，共有建筑面积数万平方米。其中，第十一教学楼，亦为浙江大学内早期的教学楼，平面大致呈“Z”字型，中间用敞厅相连，楼层分3层和5层，错落有致，西式建筑，细部采用中式装饰手法。



▲ 玉泉校区文保建筑群



▲ 第一教学大楼



▲ 第二教学大楼



▲ 第三教学大楼



▲ 第五教学大楼

## 求是书院界碑

求是书院界碑



▲ 林启头像  
▼ 求是书院



这是一块位于玉泉校区大门右侧、第十一教学大楼前、几乎隐没于草木之中的古旧石碑，原立在求是书院原址蒲场巷（今杭州市上城区大学路）附近，标识求是书院边界。求是书院是以原普慈寺为校址，将寺院大殿改为办公室，大殿后的房屋改为教室和宿舍。大殿坐北朝南，五开间，单檐歇山顶，用材讲究，雕饰精美，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晚清建筑。目前，求是书院校舍仅剩大殿与偏殿各一座，门牌号改为大学路3弄5号。而这块界碑则见证了求是书院的诞生与兴衰，是一位如同求是书院一般历经沧桑的历史老人。

求是书院是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她是在甲午战争后挣扎着创立起来的一座新式学堂，是国人在巨大震惊与悲痛中觉醒的一种象征。

时任浙江巡抚的廖寿丰在向光绪皇帝奏折中明确指出：“窃维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材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为实现这个目的，廖寿丰委派当时的杭州知府林启出任总办，即校长。林启主持下的求是书院对教职员工、招生考试、课程设置、经费筹措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比如，规定教习“教授化学及各种西学，兼课图算、语言文字”以及“各种算学及测绘舆图占验天文等事”；甚至要求教习从事“翻译书籍报章等事。”从这些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和翻译工作来看，求是书院具有明显的西学特征，充分体现了这种“中西会通”的办学主张，具有中西结合、文理贯通的特点。师生则“孳孳为学，互以敦品励行相勉”，

“如有以功利之说进者，常自笑之”，以“不应沾之于贪权功利为满足”。与传统书院教育相较，求是书院学风可谓焕然一新。

求是书院中西结合、文理会通的开放式办学模式，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实学的人才，知名的求是学子有何燏时、项藻馨、钟丰玉、陈梈、夏元璫、许寿裳、黄郛、钱家治、汤兆丰、李厔身、赵乃传、朱其辉、陈仪、邵飘萍、邵元冲、蒋梦麟、许祖谦、褚福洗、黄学龙、陈布雷、张行简、程万里、邹铨、何敬煌、徐永祚、徐守楨、杨景楨、朱起蜚、祝文白、冯贻箴、潘渊、马公愚、陈仲陶、蒋桐裳、赵廷炳、陈大齐、何炳松、张任天、郑宗海等。还有不少学生积极参与了推翻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的革命斗争，比如蒋尊簋、蒋百里、周承蒔、王维忱、邵元冲、许寿裳、马宗汉等人。不仅如此，为了培养眼界开阔、堪当重任的新式人才，求是书院还积极组织学生赴日留学。1898年9月，求是书院选送何燏时、陈梈、陆世芬、钱承志四人赴日留学。之后，求是书院多次选送高才出国留学，是全国最早实行选送高才生出国深造的学校之一。



▲ 何燏时像



▲ 许寿裳像



▲ 邵飘萍像



▲ 蒋梦麟像



▲ 陈大齐像



▲ 张任天像



▲ 郑晓沧像



▲ 蒋百里像



▲ 蒋尊簋像



▲ 马宗汉像

历史变幻，时事变迁，求是书院的历史烟云，曾几何时被岁月所湮没，被人间所遗忘。直到1992年杭州因城市改造，在求是书院附近挖掘出土了一块石碑，拨开包裹岁月的泥土，“求是书院界”重见天日。该界碑于同年4月移至玉泉校区的大门口，以志永久纪念。人们开始重新怀念那段不能忘记的峥嵘岁月！



▲ 求是书院碑